

## 第二章 大清江海关

乔治高易在镇江西津渡扣压住“玫瑰号”上全部货物的10天后，回到了他办公的大清上海江海关署办公大楼。名为办公大楼，其实是一幢建在上海英租界外滩汉口路类似于庙宇的中式建筑。这座建于1857年的纵深三进的建筑，门钉檐翘，画樑雕阁，同周围座落在绿色草坪后面殖民地风格的红砖楼房形成鲜明对照，就像把一个身穿袈裟的老僧画在米开朗基罗肤色红润的天使群中。即便这样古色古香，当时称它为“新关”，原因是“旧关”在8年前被福建帮小刀会起事烧毁，眼看已经被层层贪污剥剩无几的大清海关税收将全部打水漂，兼任海关关督的上海道台只好接受英法美领事们的建议，在上海组成一个“外国关税监督委员会”，作为权宜之计，聊补无税之收。出乎意料的是，通过洋人一手征收一手上缴的税款居然大大超过以前“旧关”上缴的税款，而且每年增长，成为满清偿还外债，供应内战的重要经济来源。满清朝廷这才明白口口声声赚钱至上的洋人比毕恭毕敬的天朝官吏要靠得住！在权衡面子和里子的轻重后，上海道台和英法美领事再度协商，把新的江海关署开在英租界内，将“外国关税监督委员会”的人员制度全套搬进去，好比是用酿高粱的酒缸装入白兰地，请洋人当中国官，替中国看好钱袋子。

江海关署尽管大门对着黄浦江，但江面上没有拂来一丝风，却浮着一层谈谈的蒸汽。跨过江海关包着铜头钉的红漆大门，是中央竖着高高旗杆的宽阔广场。广场上整齐铺着的石板在夏日的烈阳下，静静地等待偶然飘来的云彩，稍稍减弱温度上升的势头。广场靠近大门的地方种着两颗长了四年的槐树，树上的知了顶着酷暑无休无止地嚷着“乐死啦，乐死啦”。不足遮阳的树荫下，停着几十台绿呢蓝呢大轿，是给海关里七品以上官吏的代步。乔治高易跨出轿，手里提着装着公文的鼓鼓皮包，经过为迎送上司或跪接圣旨所建的仪门，

向建筑的二进门疾步走去。

江海关的中高级官员全为洋人，英国人居多，其次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意大利人，丹麦人，葡萄牙人。官员们分成“外班”和“内班”。“外班”长年驻扎在指定的港口码头，监督华洋来往船只的纳税，所以都由退休船长大副二副担任；“内班”负责制定课税的具体条文和实施细则，及查处重大逃税违法案件，官员必须受过大学教育，通过资格考试，考试地点设在上海，广州，大连，青岛，九龙，伦敦，不拘国籍，唯才录用，独缺中国本土人士，因为中国当时没有西式大学，也就不存在受过大学教育的本土人士。这么样遴选人才的好处是在把中国人好推诿，讲人情，舞弊成性的恶劣积习挡在门外，坏处是高级官员们的母语不是中文，给执法的效率打了折扣，所以具有远见足识的江海关最高层特别要求任何通过资格考试的人，必须在中文读写说补习过关后，才能走马上任。中文程度的好坏直接影响日后在江海关的升迁。在行事态度上，无论是对待中国上司或下属或百姓，江海关的洋人官员都要做到不引起中国人的不悦，或激起他们的嫉妒，猜疑，和嫌恶。只有这样，穿中国官服的洋吏，才能在俸禄优厚的大清江海关长治久安，扮演华人官吏无法取代的角色，成为功臣，而不是鬼子。

高易走进总税务司属下会计科的签押房。一位值班的年轻中国书办从一张放着文房四宝的乌木桌后站了起来，问道：“高大人，有何吩咐？”

高易的全名为乔治高易，高易是他的姓，但是入境随俗，在华人下属中，都叫他姓的前面一半。

“容书办，请替我查一下仪和洋行‘玫瑰号’最近有没有在海关登录B账和C账。”

自从大清江海关纳入“新关”体制后，一切账目从原先收支不分的混乱状态细分为ABCD四个账户。B账登录的是海关罚款收入。C账登录的是船钞收入。脸色清瘦，双目明亮，身材矮小的容书办，又问：“高大人，‘最近’指的是多久？”

“从今天起，倒数两个月。”

”是。请高大人稍候。“容书办离桌，走进里屋。高易知道书办需要一些时间在里屋摆得整整齐齐的本年6月和7月的卷宗里寻找自己要求的材料，便在乌木桌旁的乌木椅上坐下。高易看来年纪不大，最多30岁，个子高高的，毛发金黄，两片饱满的红嘴唇，张嘴一笑，露出刚强雪白的牙齿，在修剪密实的短胡须下闪闪发光。他的眼睛又蓝又亮，调皮而精神。笔挺的狮子鼻，宽阔的天庭，和方正的下巴隐约的有上等人的血统。他是苏格兰坡斯郡人，父亲是律师，自己毕业于曼彻斯特大学法律系，经过大不列颠出庭律师资格考试，取得皇家律师执照后，经同乡金登干推荐，在伦敦参加并高分通过中国江海关的入关考试。他在香港的一位浸礼会牧师家苦读两年中文，在大清广东江海关见习半年，然后来上海担任相当于五品同知的总税务司属下法务代表，年薪2400两银子，合320英镑，除了年薪外，退休金，回籍旅费，带薪年假，医药费，因公致残抚恤金，丧葬费，家属来华探亲旅费，应有尽有。干满一定年限，还有一笔相当于年薪的奖金。

”高大人，这是‘玫瑰号’最近两个月在B账和C账的记录。“容书办捧着两本蓝面的账册从里屋走出来，放在乌木桌上。

”请念。“

”五月初十，洋历6月27日，英商仪和洋行‘玫瑰号’因到达上海后延误一日向上海江海关报备船名，押载吨数，和装何货物，故罚银50两。

”同一天，‘玫瑰号’根据船吨位超过一百五十吨，每吨纳钞银五钱，向江海关纳钞银300两。有南汉普顿造船厂出厂证明为凭，‘玫瑰号’船重600吨。

“同一天，‘玫瑰号’验货完毕，按洋药每百斤纳银30两，向江海关纳货银5400两。

“同一天，‘玫瑰号’向江海关申请去镇江口岸卸货的‘关照’，纳‘关照’费20两。

“以上四项为‘玫瑰号’在洋历6月7月全部的B账C账记录。”

“谢谢你，容书办。请坐。”高易从装公文的皮包里抽出两张纸，其中一张是‘玫瑰号’的出货单，上面盖着江海关的验货印章，另一张是江海关颁给‘玫瑰号’准许去镇江

卸货的‘关照’。“容书办，请你按照你查到的B账C账的四项记录，加上这张验货单和关照，以我的名义，向江海关关督上海道台吴熙大人，公文禀报英商‘玫瑰号’没有经过镇江江海关准许，擅自在条约指定的焦山港范围外卸货，违反《长江各口岸通商暂行章程》和《天津条约》有关条款。为此江海关要向‘玫瑰号’提出起诉，请道台大人恩准。”

“高大人，需要我写上违反的是《长江各口岸通商暂行章程》和《天津条约》的哪几条条款吗？”

”写上好。违反的是《长江各口岸通商暂行章程》第3第4款，和《天津条约》第47款。”

容书办在乌木桌上，摊开印有海关头款的宣纸，略加思索，便疾书起来。高易不胜羡慕地看着这个年轻瘦小的中国人，用毛笔和黑墨在微黄的纸上龙飞凤舞，一气呵成，写完后手指上居然一点墨汁都没有沾上。高易已经开始向一个请到家里的中国学究学书法，但是同容书办的书法相比，还差得很远。在这个古老的远东国家，每天既能看到那么多愚昧恶心恨不得去之而后快的东西，也能看到那么多不胜惊艳欲学又不能的美妙之物。

容书办将写完的禀帖向高易念了一遍。高易觉得非常满意，吩咐容书办按制定的规格立刻向道台衙门递去禀帖。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衙役来到签押房，向高易打了个千，说：

”高大人，赫大人请你下午一点到他办公室去。”

也就在此时，从签押房的楼上，办公大楼最高的阁楼里，传来了一阵与这幢建筑非常不搭配的西洋小提琴声：门德尔松的曲子。这是工作狂署理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大人唯一的休息方式：中午时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拉小提琴减压。每天这个时候，整个办公大楼里，只要不是聋子，人人都知道一小时的午餐休息时间到了。

“容书办，谢谢你的帮助。我们能一起进午餐吗？到我们的餐厅去。”高易的意思是邀请九品级的容书办作为客人到七品级以上专用的餐厅进餐。

”当然，谢谢高大人。”

”请。”

江海关供应免费的午餐，既是对官役的福利，也是减少官役办案中途因午餐外出会同外界发生不当接触的机会。餐厅分为三处：给佐杂衙役无品级人员供应午餐的餐厅设在最靠近仪门的东厢房；给七品以下官员供应的午餐设在最靠近庶务科的东厢房；给七品以上官员供应的午餐设在庶务科旁的花厅。因为是中式建筑，花厅房宇高敞，冬冷夏凉，几十个身穿七品以上的中国长袍官服的洋人在这里一起用餐并不觉得热。主厨是过去替马六甲传教士麦都思引入的伦敦会传教士们做饭的马来亚人阿南，阿南会做西菜和一些三脚猫的中餐。今天的主菜有醃熏肉炖卷心菜，牛肉煎饼加土豆泥，马沙拉鸡，和虾仁黄瓜盖浇饭。汤品有红麦汤，甜品有面包布丁，饮料有咖啡，红茶，冰镇西瓜汁。没有酒水，衙门大院里不准饮酒。

高易和容书办在铺着白桌布的百仙桌边坐下。高易要了牛肉煎饼加土豆泥和布丁，书办要了盖浇饭和红麦汤。然后，一个用刀叉，一个用筷子，在各国语言的喧哗中开始边吃边聊。

“容书办，你毛笔写得这么好，能否告诉我练了几年？”

“从小吧。我六岁进私塾，断断续续念了6年书，没有断过毛笔字。”

“怪不得。我才学了6个礼拜。开始，我信心十足，因为我会画画，所以觉得稍加努力，就能学好。第一个礼拜，我劲头十足，日夜苦练。第二个礼拜，我腰酸手痛，觉得写毛笔太单调乏味。第三个礼拜，我觉得自己不是学毛笔的料。现在，我觉得一个个礼拜过去，是在拖时间。”

“高大人，你坚持下去，会学得很好的。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

“要铁针从铁棒磨起？啊，这是一个比方。你跟我的书法老师讲得一模一样。谢谢你的鼓励。容书办，你念了6年书，没有想去考科举？”

“我们家不能参加科举”，书办脸色涨红地说。

“为什麼？”

“家祖是安徽桐城读书人，师从一个那时很有名的桐城大学者，叫戴名世。戴名世写了一本书，书中有得罪朝廷的地方，被朝廷问罪斩首。家祖一族受到株连，被罚世代不得进入科举考场。”

“请问是哪一年的事。”

”康熙五十三年，洋历1713年。“

“哎呀，已经过去很久了。”高易不胜惊讶一个连海关进出口关税都算不清楚的国家，居然对150年前一本书的作者的家族盯得那么紧。“能否告诉我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吗？”

“这本书名叫《南山集》。戴名世先生立志要编一部像司马迁的《史记》那样的前朝《明史》，他遍游各地，访古问老，搜集有关明朝的事迹，为了保持真实，他尽量用当事人原汁原味的语气作记载，由戴先生的门生刻印成书，因为戴先生住在南山岗，所以书名《南山集》。这本书是当时记载明朝最完备的史书，所以名闻天下，传遍各省。后来戴先生考中进士第二名，到翰林院做官，参与明史的编写，御史告发《南山集》里用了明朝末代皇帝的‘永历’年号，而没有用本朝的‘顺治’年号。所以将戴先生下狱问斩，家族门生有三百多人受到株连。”

“真遗憾听到贵家族这么不幸的故事，”高易大致明白了为何面前这个清瘦的中国读书人不去参加科举的原因，又问：“事隔这么多年了，难道你们家族没有找官府申诉，要求取消禁令？”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说我现在已经很好了。本来我进私塾读书，是为了日后可以帮人家做生意的算账，打官司的写状子，谋生而已。想不到运气来了，郝德大人海关招考文员，不受科举禁令，我有幸考入海关。现在我官级为九品，每过五年升迁一次，每月双薪66两银子之外再加奖银，足够养家活口。还有，每七天有一天休假，哪个衙门有这等待遇？我知足了。”

高易为同是中国人的贫富差异感到吃惊：那个镇江商会的会长景八爷一下拿得出270000两银子买下‘玫瑰号’上的全部鸦片；眼前这个被朝廷剥夺科举资格150年的青年却很满足每月60几两的薪水。

”你的家眷都在上海？”

”不，都在家乡绍兴。等我存够钱在上海买了房子，会把他们接来上海。”

”咦，你的家乡不是在安徽桐城吗？”

”受到株连后，我祖上一族五家被赶出桐城，发配到闽浙沿海捕鱼，在杭州湾遭遇台风翻船，四家淹死，剩下一家流落到绍兴落户。”

”真遗憾，又听到一件贵家族的不幸故事。”

”没什么。要不是流落到绍兴，到我这一代就不会碰到在绍兴附近的宁波传教士教我英文。没有传教士教我英文，我就考不进海关。这是因祸得福，祖宗保佑。”

”你入教吗？”

”没有。教我英文的传教士人很好，他希望我入教，但是没有勉强我，也没有因为我不入教就不教我英文。我知道他是失望的，不知道以后该如何报答他。”

”最好的报答就是你入教。当然，我知道你现在做不到。那么，你在礼拜天就不用去教堂，可以睡得晚点起来。哈哈。你喝咖啡还是红茶？”

高易和容书办餐后各自点了咖啡和红茶，轻松地消磨完午餐的剩余时间。

”容书办，今天和你午餐，我学到很多东西。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

高易和书办在花厅分手后，上楼来到署理总税务司郝德的办公室。

总税务司的办公室位于二楼底端的阁楼。这是整个江海关大楼最高的地方，窗户开向黄浦江，无论天气好坏，凭窗就能看到江上各色的帆影，越来越多的蒸汽船吐出青白烟云的烟囱，穿梭在大船间的摇橹舢板，行驶稳重的驳船，和西方列强长泊在此的铁灰色战舰。江岸上的外滩，一处处都是修剪得非常整齐的草坪，草坪被有棱角的铁栏杆围着，透过铁

栏杆，可以看到二三层高的有长长外廊的红砖楼房，楼房的屋顶上插着不同国家的国旗。那时外滩还没有四十年后开始兴建的以花岗岩为垒基，哥特式尖顶为顶，竖立巴洛克廊柱的高层雄伟建筑。

总税务司办公室里，从茶几到桌椅到书架，一式都是中国的紫檀木家具。桌子上放着文房四宝，西式的墨水瓶，和白羽毛管的墨水笔。书架的大部分格子里都摆满各种卷宗。墙上挂着大清地图，图上用小红旗标示大清江海关在各处的关口。一个茶几上放着糖缸和喝剩的咖啡。最为显眼的是，靠墙边长长的四脚镂花的条几上放着一个打开的小提琴盒，盒里躺着深棕色的小提琴。小提琴盒旁是一架手摇的唱片机。唱机的另一边摊开着一本精装版的罗马诗人卢卡描述凯撒和庞培内战的史诗《法萨里亚》。

署理总税务司的罗伯特郝德，二十六岁，曾是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大学语言学高材生，以最优异的成绩，经过考试评比，赢得校方推荐，获取英国驻中国的领事馆的名额。当他在十九岁离开在酒厂工作的父亲远赴香港时，他一心以为将成为职业外交家，为大不列颠帝国远东的外交事业效劳终生。但是命运很快向他揭开了意外的一幕：郝德在广州领事馆成功地帮助道台大人制定广州海关进出口细则的名声在外交圈子里传开后，第一个担任刚刚成立的大清江海关总税务司的洋员李泰国就把郝德从英国领事馆挖去当江海关广州副税务司。两年后，李泰国因参与《天津条约》谈判时态度傲慢得罪了他的中国上司，加上李泰国觉得满清朝廷很快会被洪秀全取代，所以托病回英国，同时推荐年轻的郝德代理自己的职务。于是，年方二十六岁的北爱尔兰小伙子郝德从米字旗前西装革履的外交官，成了龙旗下身着三品孔雀文官服，头戴蓝宝石顶官帽的大清官员。郝德比他的前辈李泰国干得好，因为他重视人和，看准中国人爱面子的民族弱点，决不摆出洋人的优越感，在错综复杂的满清官场里察颜观色，坚持原则，手段灵活，面面俱到。

郝德身材矮小，清瘦，前额微秃，胡须稀疏，淡茶色的眼珠紧紧地压在细长的眉毛下，冷漠而恬静，毛孔细小的鼻子又窄又直，嘴角微微下倾，喜怒不露于表，只有从他太阳穴

上偶然突起的青筋看得出他在激动或做出重大决定。

“乔治，请坐。午餐不错吧？”

”牛肉煎饼里洋葱太多，有点辣。“

”不奇怪，阿南是马来亚人，口味偏辣。“郝德从有靠背的太师椅上探前身体，切入正题：“今天请你来，要请你帮我一个忙。我想找一名总文案chief secretary，因为我实在太忙了，每周七天，三分之一的时间我花在处理英文加急件上，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处理中文加急件上，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行政庶务上，我没有休假，没有星期天。这都罢了，糟糕的是，如何把我们在上海建立起来的这套制度推广到中国余下的22个海关关口，和《天津条约》签订后要求新开的8个关口，这才是我应该工作的重点，可是我现在无从着手。所以我必须找一个靠得住有能力的人，既当我的顾问，又当我的助手，分担恭亲王给我的重任。”

”可是，总税务司大人，我刚来中国不久，中文还不够好。”

”乔治，你误会了。我不是要你当我的总文案，当然，看得出来，历练几年后，你是够格当我的总文案的，不过现在不行。现在我要你帮我的忙是写信说服你在伦敦的好朋友金登干先生来上海当我的总文案。你和金是好朋友对吗？”

”金是我的苏格兰同乡和学长，中文很棒，两年前在伦敦邮政局刚谋得一个不错的差事，不知道他肯不肯来中国。”

”不是他推荐你来考中国海关的吗？为什么他自己不肯来中国？”

”是这样的，金的太太是我堂妹，是我堂妹不肯来中国。”

”啊，你们还是亲戚。我算是找对人了。那就请你同时给你堂妹也写一封信，告诉她来上海居住，气候比伦敦好，物价出奇的低，物产出奇的丰富，人工出奇的便宜，她可以雇用厨师，马车夫，园丁，还有七八个女佣。每年回国的旅费，还有直系亲属来华探亲的旅费全部由海关报销。还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我们大清海关的待遇是全世界最好

的。“

”总税务司大人，我会这么写信给堂妹的。”

“给金登干的信就不要再提这种生活琐事了。对于一个有能力，有事业雄心壮志的男人来说，一份好的工作，不仅仅是待遇，而且是这份工作带来的挑战，和战胜挑战带来的成就感，才是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所以在给令妹夫的信里要把大清江海关的大局和前景全部摊给他看：

”目前，大清江海关总税务司属下有洋员400余人，华员1000余人，海关收入为400余万两银子，这仅是刚刚开始，因为到目前为止，只有广州海关和上海海关完成了因应中国打开门户的体制改变，极大地增加关税收入，还有22处关口仍然处于旧式衙门的状态，这22处的关督职位是北京城里的大官们作为奖赏亲友的礼物，关督到任后，把自己的家人乃至仆人安插在关口的各个位置上，很多位置是编制之外的，因为薪水很低，甚至不发薪水，所以对朝廷看起来没有负担，可以想象这些低薪的税务官，如何吊难商家，敲诈勒索，贪污税款。这种现象居然存在了两百年。现在，我们就是要把这些旧关口全部清洗一遍，建立现代的人事，申报，缉查，会计制度。不光是重建旧关口，根据《天津条约》我们还要增加8个新关口。举例来说，今年新开的镇江江海关，平均每个月有30余艘商船登录纳税，每艘船平均纳税300两，照此比例，全国的海关关口都能正常运作的那一天，一年3000万两的江海关收入不是梦想，对目前年收入7000万两的大清财政来说，将会作出多么举足轻重的改善！

“管好大清的钱袋子还是表面的，更深一层的是大清海关的洋员将对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如何迈入现代世界作出导引。举例来说，去年的《天津条约》就是在我所代理的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先生的幕前幕后的拉拢奔走后签订的。如果说海关总税务司能够再灵活一点，赢得大清朝廷的信任更多一点，那么战争或许可以避免，英法联军就不用牺牲1700人，皇帝的圆明园就不会烧毁，大清就会少吃点亏，西方的生意就会早点做大，总税务司身边的

人就会变得更重要。”

”对不起，总税务司大人，打断你一下。你觉得如何能赢得大清朝廷的更多信任？”

”首先必须明白江海关是中国衙门，不是洋机关，我们是大清的官吏，我们有职业道德把大清的利益放在首位，如果你心理上接受不了这点，你就不该要这份工作。其次，尽管我们比中国上司懂得多，但我们一定要尊重中国上司，我们千万不可当着众人的面批评或嘲笑中国上司。最后，如果你发现中国上司做了错误的决定，你一定要想法尽快让他知道，在错误造成的后果还没有漫延开来之前就把错误阻止。”

“那么如果中国和英国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该站在哪一边？”

“利益冲突是难免的。我们的立场就是要在冲突发生时，找出更大的中英共同利益来化解中英冲突，这也是最付合中国利益的。”

”明白了。总税务司大人，还有什么要告诉金登干的？”

“请告诉令妹夫，留在英国，像你我这样背景的人勤奋工作，聚妻生子，在伦敦郊外买一栋房子，领一份优惠的退休金，太太平平养老等死。到中国来，我们将改变世界，因为，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正在现代文明的大门口徘徊，已经在大门里的我们要伸出双手，把几亿的他们拉过门来，难道还有比这个更激动人心的事情吗？”

”总税务司大人，你讲的太好了，我会一字一句如此原文写给金登干的。”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希望令妹夫妇收到你的信后，会顺顺当地到上海来和我们一齐大干一场。”郝德站了起来，走到窗边，向窗外左边望去：“对了，顺便说一下，我也希望你的‘玫瑰号’案子会顺顺当地在那幢房子里结案。”

郝德指的是在窗的东方，座落在苏州河和黄浦江交汇处的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二楼砖房，房顶上飘扬着蓝底红杠米字旗。它是大英帝国驻上海领事馆。

DRAFT